

七年之癢彭浩翔

楊勁松

雁南飛

彭浩翔新片《春嬌救志明》，即將在內地與香港同步公映。志明與春嬌，這對因禁煙在後巷邂逅的當代香港都市男女，終於在這系列電影的第三部中迎來情感歸宿。

七年前，彭浩翔原創了電影《志明與春嬌》，不僅在香港本地創下票房佳績，還通過互聯網影響了內地與台灣年輕受眾，余文樂、楊千嬅生動塑造的這對銀幕形象，成

為香港都市白領的代言人。隨後，該系列第二部《春嬌與志明》在北京取景，引入了楊冪、黃曉明、徐崢等內地明星，描寫了春嬌、志明在北京工作時的情感遭遇，沒有了第一部的香港味道，大量粗口台詞也被淨化。彭浩翔用愛情片的手法，將他倆在異鄉的情感糾葛表現得細膩動人。片尾，在北京南站，志明與春嬌的相擁，至今難忘。

第三部則回歸到香港都市文化原點，彭浩翔還是將粗口與性暗示作為喜劇元素，葷而不油。但本港

元素的笑點對於內地觀眾而言就會有遲滯。

這部本港語言類喜劇，彭浩翔用了恐怖怪獸、外星人等大視覺敘事包裝，又到台北取景，做大了影片的視覺格局，呈現出奇幻大片的浪漫風情。

遺憾的是，該片最後台北地震的高潮支點還是落入俗套，而男人是永遠長不大的孩子，也不是新的兩性話題。楊千嬅、余文樂在這部系列片中表演最放鬆、最會心也最有魅力。我覺得彭浩翔還會將春嬌與志明的電影繼續拍下去。

黃橋燒餅

南橋集

到了黃橋當然要吃黃橋燒餅。一進黃橋就看見高高的建築物上有大大的「黃橋燒餅」招牌。

兒時是拿黃橋燒餅當早餐的。燒餅店有一張大桌子，好幾個師傅在和麵、擀麵、入餡、捺油……門前是一個炭爐，師傅探手進爐，把

餅貼在爐壁上。待燒餅烤熟了，用長柄鉗子把它鏟下來。

剛鏟下來的燒餅是最好吃的，有人就站在爐邊吃。燒餅用蘿蔔絲和豬油渣做餡，外面灑些芝麻，配合烤好的麵粉香，真的十分好吃。

在溫哥華的某些酒樓也可吃到黃橋燒餅，比黃橋的精緻多了，外面鋪滿芝麻，餡裏有冬菇和不知是什麼的肉類做餡，也香也好吃，卻

不是黃橋燒餅的原味。

這次回到黃橋當然想吃到原味的燒餅，找到一家門面不小的走進去，一眼看到的是一排電動烤爐，每隻烤盤上是滿滿的幾十個燒餅。就像以前小雞是由母雞孵出來的，後來改用電暖箱，現在的燒餅也電動化了。店員拿出幾個燒餅給我們試吃，失望的是其中沒有蘿蔔絲。問店員他說蘿蔔還沒到季節，奇怪以前為什麼四季都有蘿蔔。到黃橋卻吃不到原味的黃橋燒餅，不能不說是失望的。

阿濃

惡質化

斯人

飲茶集

內地一個醫務人員，寫一篇文章談及醫生與病人、警察之間的關係。

近年「醫鬧」現象頻發，所謂醫鬧，是病人對醫生不滿意，組織大批人到醫院鬧事，打罵醫護人員，如事涉人命，更可能發生暴力遊街、砍殺醫護等惡性事件。

但醫護人員就沒有問題嗎？當然不是，有的醫護收紅包，對給不起或給得少的，就會「另眼看待」，對有錢的，就亂開補藥「創收」，錢字當頭，義字不見。

發生了醫鬧事件，警察袖手旁

觀，警察也有他們的利害考慮。鬧事民衆是衝着醫院去的，警察到現場，除非發生暴力行爲，否則他們也不想惹事上身。把鬧事的民衆都抓到局裏去，民衆不鬧醫院了，就去衝擊公安局。

一個社會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應該是關愛互助，有問題時以法律手段解決，法律至高無上，誰都要服從，社會因此可以正常運轉。但如果連法律部門都惡質化了，那誰來爲民衆主持公道？一個社會，老百姓求助無門，當然只好訴諸暴力，整個社會就惡質化了。

幸好，這還不是普遍現象。社會人人有份，人人都要愛護，否則自己受害。

文理之爭

一度

潮音

二十年前，曾看到一篇文章，比較中國的留學生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，中國留學生通常只會功課，而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往往有一些各自興趣愛好，或薩克斯，或籃球，或玩搖滾，顯得更加豐富有趣。二十年後，世界在變化，理工科的李健以雋永溫潤的風格征服歌壇，協和醫科的馮唐以頑皮的任性大男孩姿態受到文藝青年的追捧，北大物理學家陳湧海爲寶唯彈琴至今琴瑟相和的趣事讓人耳目一新，民國時期科學家顧毓琇曾經寫劇本玩文藝的軼事也被挖掘出來，殊不知民國時期的人並無文理之分，科學是一個新的學科，當時的人正是以最自然的狀態學習西方。

文理分科始於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之後以快速培養專業人才，從小時候起不絕於耳的是「學好數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」，對於理科更容易找到工作自食其力是個不爭的事實。然而過於強調文理區別，只是將理科推向培養技術泥瓦匠的道路，成爲大生產機器的螺絲釘，形成心靈的沙漠。

這種新的融合或許是人性的覺醒吧，理工科生的無趣令人髮指之時，文藝青年如一股春風吹遍大江南北，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」。然而文藝青年似乎太柔弱太無力，於是這些跨界新寵橫空出世，而這或許只是世界本來應該有的樣子吧。

文理之爭多麼無聊，智力才是真正的性感。

告別溫哥華

海雲

雲蹤

即使住了三個多月，還是有很多溫哥華的美景錯失。利用最後一天的空閒，走了伊麗莎白公園，去了美術館還有美術館後面的羅賓遜廣場。又走去參觀一下溫哥華著名的基督老教堂，可惜教堂在修復中，只看到被腳手架包圍的老教堂的石頭牆。

在伊麗莎白公園裏驚訝地看到席慕容筆下的一棵開花的樹，綠葉襯着紅色的花朵，走近仔細瞧，發現那花朵紅艷並非花，而是紅色的果實，一粒一粒緊挨着，遠看彷彿是盛開的花朵。秋了嗎？樹上已是碩果累累！花和果，各有各的美，花讓人心動，果實給人收穫的喜悅！

開花結果，溫哥華最後的景色給我的就是這四個字的美好意境。

八月裏 夏
走道濃情的眼畔
風起 早秋
在悄悄地探頭

藍天碧水
揮舞着離愁
這一段曖昧的時光
留待歲月輕慢地揉

花
開得正紅
故事卻寫到盡頭
悲劇劇又何必大在意

說一聲感恩
道一句珍重
溫哥華的天空
依舊湛藍如洗似綢

變成鳥跳起來

輕羽

文藝中年

二〇〇六年，只有十三歲的日本重度自閉症少年東田直樹，撰寫了《我想變成鳥，所以跳起來》，其後不單被翻譯成英文，更有中文版本。

到底一位沒有語言溝通能力的少年，怎樣可以成爲作者出版書籍？這也許不是什麼奇跡（甚至是神蹟），總之他就是做到了。事實上，每個自閉症個案都有所不同。他們雖然都有共通的徵狀，包括社交和語言溝通困難，以及重複局限的

興趣行爲，形成了近年醫學界重新編訂的名稱「自閉症譜系障礙」，但是每個患者都是一個獨特個案。在《我》書的「中文版推薦序」，臨床心理師便舉例說，有孩子堅持只能用同一枝筆寫完自己的所有作業；又有孩子在滂沱大雨中被雷聲嚇得不能走路，接着整整一個多小時站在雨下……

東田直樹雖然都有其獨特的行爲，更不能以語言表達自己，但他學懂了在字母盤的文字輸入法，自此之後他便以此作爲表達方式，著書出版，接受訪問，成年後更在不

同地方演講（都是透過電腦屏幕來表達）。

《我》書分成多個章節，全部以問題形式作標題。例如「你如何寫下這些句子？」「你爲什麼老是靜不下來？」每一條題目，其實都是在剖析自閉兒在其他人眼中看來的所謂「怪異行爲」。就像「你爲什麼一直跳起來？」東田解釋跳躍能令他切實感受到身體的各個部位，彷彿可以用甩掉束縛着身體的無形繩索。不論是任何身份或心態看這本書，都能讓我們對世界上不同的人兒，加深認識，作出尊重。

人與歲月

每天早晨都會聽到鳥鳴，吱吱喳喳的婉轉動聽。鬧市石屎森林當中，竟也會傳來些大自然的動靜，想起「鳥語花香」的美好，覺得悅耳。

某天拉開窗簾，見到空調機櫃上的一座小泥山，那是堆積的鳥糞。那些歡快的鳴叫，想必是鳥兒排便的舒暢叫聲。

清理花了些工夫。想不到第二天、三天牠們又來了，留下了新的糞

便。想起了政府廣告提示的禽流感病菌，頓生厭惡。又是漂白水沖洗，又是掛紅旗驅趕，足用了一個星期時間，才算叫鳥兒明白這家人不歡迎牠們，不敢再在我窗前落腳了。

鳥鳴本象徵着祥和。記得巴金在散文《小鳥的天堂》裏寫到，新會河道上長着兩棵老榕，傍晚時分，早飛和夜飛的兩撥鳥出動交班，同一時間唧唧，遠遠就聽到一片鳥鳴，聽着歡快悅耳。

後來去新會時，還特地參觀巴金筆下的小鳥天堂，開了眼界。

香港住家樓下是個大公園，花草蕨蕨。某個角落是一片小樹林，每到黃昏，那兒就集結了一群鳥兒，揚起了一片鳥兒爭相鳴叫的場景。林子旁的人行道，布滿了鳥的糞便。行人顧不上欣賞鳥兒上飛下竄的動感，更不會駐足欣賞鳥兒的歌唱，紛紛繞道而行，生怕染上禽流感的細菌。

科技的發展，知識的普及令當代人活得謹慎，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顧忌。那種爲大自然、爲小生物感動的純粹歡樂，怕是一去不復返了。



切勿聘用非法勞工

聘用非法勞工，包括持雙程證訪客、他人的外籍家庭傭工等，可被判入獄三年及罰款35萬元

舉報熱線 2815 2200




店舖盜竊

代價沉重 前途盡送



技能提升 自我增值



查詢請電 2836 1234
網址 www.info.gov.hk/emb

工傷保險

僱主須為其兼職家務助理投購工傷保險，違例最高罰款十萬元及監禁兩年。



查詢請電勞工處：**2717 1771**

工商情報 綜合消息

特廉分類廣告專欄

歡迎來電查詢

廣告熱線：2831 0500
圖文傳真：2838 1171 2834 6631
E-mail: tkpwork@takungpao.com

